

0305

NANGONG WENSHI ZILIAO

南宮文史資料

第四輯



南宮市政协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南 宫 文 史 资 料

第 四 辑

南宫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九月

南宫文史资料

第四辑

南宫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5 千字：200

1992年9月第一版 1992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本辑顾问：田庆彬 李仁昌 李文行 时 泰

宋志荣 董玉梅 任保伦 张襄祺

申振芳 李德芳

本辑审定：李文行 任保伦

责任编辑：邢书凡 刘明沐 王庆朝 路士田

目 录

冀南反顽斗争纪实.....	程石振 (1)
南宫人民早期革命斗争纪实.....	孟 萌 (51)
非同寻常的会见.....	刘连源 (77)
日寇欠下南宫人民的几笔血债.....	孟 萌 (79)
1928—1930年在南宫县发生的三次反共事件.....	王耕今 (81)
李寿朋义赔洋教堂.....	刘录仓 (84)
日机空袭南宫城的经过.....	谢宇光 (86)
制造假“良民证”.....	贺健青 (89)
为南宫抗战干部“画像”.....	贺健青 (91)
尹昌村芝麻杆榨油.....	齐继林 孙帮乾 (92)
抗战前南宫银钱业概况.....	王庆朝 张爱芹 (99)
南宫大生商店回顾.....	赵玉生 (105)
万盛全琐记.....	赵玉生 (114)
忆南宫交易所并记四大会计.....	赵玉生 (120)
隆聚糕点酱醋铺.....	董樾桥 (127)
裕盛粮店.....	董樾桥 (129)
南宫宏记皮革厂.....	李根生 (132)
南宫兴业市场.....	崔计同 (134)
赵金堂事略.....	赵步范 (138)
邢赞亭先生与德顺隆瓷厂.....	赵鸿声 (144)
马紫笙.....	常 树 (153)
马紫笙先生在家乡.....	马纪恒 (159)
我的青年时代.....	周 颖 (161)
傅振伦及我们间的交往.....	李寿彭 (169)

EA44/44

忆宋之光同志	李寿彭 (179)
回忆徐跻青同志	李寿彭 (183)
杨俊亭和她的《救亡民报》	孟 萌 (189)
医学教授鲍启坤	赵 欣 (193)
王占鳌先生在南宫	黄占元 (208)
徐英台的太极情	刘明沐 (211)
回忆南宫城	王 旭 (213)
天主教在南宫传教简况	王英波 鲍欣波 杨殿民 (219)
南宫城关的庙宇	董毓明 (222)
南宫气象水利之最	苗树庄 (225)
南宫风味小吃	董越桥 (229)
关于潞阳师范的回忆	陈 超 (232)
第六抗高情况回忆	刘修哲 (234)
南宫医科大学始末	刘录仓 黄占元 (239)
管窥南宫书画界	王 玄 (241)
杂谈南宫曲艺界	吉东 王玄 (244)
普彤塔上的铜佛及明嘉靖大统历	王洪信 (246)
南宫专业剧团简介	王庆朝 (248)
齐福丕诗文	(252)

冀南反顽斗争纪实

程石振

冀南反顽斗争，亦称反磨擦斗争，即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下的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这一斗争发生在1938年9月冀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以后，直至1940年3月反顽战役胜利。斗争的焦点就是抗日领导权。斗争经过大致可分为：团结与分裂、争夺与反争夺、进攻与反进攻、反顽战役胜利四个阶段。

团结与分裂

抗日战争时期，河北省南部地区泛指冀南区。1941年以前，该区包括冀西山川区、冀南平原区和津浦路东滨海区，共辖五十一县，人口一千万。

广阔的冀南平原，西依太行山，东有津浦、西有平汉两条南北铁路，腹地公路网络密集，并有运河、卫河、漳河、滏阳河等河流贯穿其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主要作物有小麦、玉米、棉花，特别是棉花产量居华北之首。因而，冀南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向了冀南。1936年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订立了经济协定，使冀南耕地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由种粮食改种棉花，沦为日本军事原

料的生产地。“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天津，又分兵两路继续大举南犯。一路沿平汉路进攻河北、河南；一路沿津浦路进攻山东。到9月，保定、沧州失守；10月，石家庄、德州、临清、邢台、邯郸沦陷；11月，又失安阳、大名、邱县和威县等地。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猖狂和残酷屠杀，国民党腐败政权土崩瓦解。专员、县长相继弃职携款仓皇南逃，冀南随即陷入无政府混乱状态。一些地主豪富、土匪首领和失意的旧军官等，乘机以“看家护院”、“保卫地方”为名，或打着“抗日”旗号，纷纷组织武装，结伙拉竿。一时各地土匪及游杂武装蜂涌而起，可说是“土匪遍地，司令如毛”。据统计当时土匪及各色武装多达一百二十余股，大者上千人，小者数十人。他们打村劫舍、抢户绑票，闹得鸡犬不宁，乌烟瘴气。使冀南人民除受日本侵略者蹂躏外，更加一层匪患痛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对此，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129师、晋冀豫省委和冀南党组织的代表，于11月间，在辽县召开会议，讨论分析了冀南的局势，决定立即组织部队东进，拯救冀南人民，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自1937年12月始，八路军129师陈再道、宋任穷、徐向前、刘志坚等首长陆续率部进驻冀南。到1938年8月，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政权——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至此经过八个月的奋战，在全冀南消灭了匪患，组建了抗日武装，建立了各级抗日政权，使冀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它的形成，把晋冀鲁豫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打通了与晋察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战场，有力地阻止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

冀南抗日根据地初创之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保持和巩固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地位，竭力限制八路军在华北的发展。他们委派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到冀南，并着手筹建冀察战区，企图

达到统一河北政权之目的。1938年夏，鹿钟麟召集了大批原西北军的旧人，计划以太行山为省府根据地，向共产党“收复失地”。9月，鹿钟麟及其随从人员打着抗日旗号，来到冀南抗日根据地。

9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就如何与河北省府合作的问题作了具体指示：河北武装、地方行政，我们应当切实掌握。但对鹿钟麟之省府，不应采取冷淡态度，并力争派代表参加省府，以便在河北合作。同时，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领导同志要多与鹿联系，定期向鹿请示和汇报工作。

八路军129师和冀南行政主任公署负责同志，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积极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9月15日，鹿钟麟等到达冀南中心南宫县城时，129师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主任杨秀峰等同志率队出城二十余里迎接；129师副师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宋任穷同志也到西关迎接鹿钟麟。鹿钟麟进城后，我方相继举行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欢迎会议。首先，在南宫的我党政军负责同志与各界代表为省府的到来举行了盛大茶话会。会议由杨秀峰同志主持，鹿钟麟、韩梅岑^①、李菁玉^②、徐向前先后在会上代表各党派、各阶层作了关于抗战时局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接着，于9月18日，南宫县抗日政府县长赵鼎新主持召开了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周年和欢迎鹿主席来冀南万人群众大会。我党政军领导同志徐向前、李菁玉、杨秀峰及国民党方面的鹿钟麟、韩梅岑等出席了会议。在会上，双方代表都分别讲了话。随后，还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等。这就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在河北、在冀南抗战问题上要与国民党真诚合作的愿望。

可是，鹿钟麟及其省府因为有其北上的目的，并没有与共产

①韩梅岑：时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书记长。

②李菁玉：时任中共冀南区党委书记。

党精诚团结、共同抗日的愿望。在各种会议上，他们为掩人耳目，说得冠冕堂皇，满口抗日词藻，但这掩盖不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鹿钟麟说：“徐副师长审时度势，在平汉线上几进几出，打开了河北局面。我来河北一无枪炮，二无军队，今后抗日主要靠徐将军。”这实际上在推托抗日的责任。同时，他还说，杨秀峰做了很多文化教育工作，只字不提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所做的抗日工作，这就意味着不承认我们业已建立的抗日政权。鹿钟麟的这些言论，充分暴露了省府的意图。特别是进入冀南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反共措施，其真面目暴露得更加无遗了。

仅9月中、下旬，鹿钟麟就暗中纵容其部下与我军制造磨擦。当时，连续发生了三起事件。其一是，委任国民党河北民军第二支队“尧山王”王子耀为尧山县长。随即，王子耀于12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委派的尧山县长沈铁民扣押起来，并收缴了一百余枝枪。其二是，13日，国民党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率部进攻博野、安国的我军。我冀中二分区政委宋振桓、县委书记何昆山等四位同志残遭杀害。其三是，30日，受鹿钟麟收编的游杂武装胡和道部，勾结枣强县“六离会”、“黄沙会”，进攻驻在姚屯的我东进纵队独立团的一个连，杀害战士十三名，抢走步枪十七枝。对于上述国民党顽固派的非理行动，我抗日军民以团结抗战为重，均未进行反击。

事后，徐向前和宋任穷同志派代表向鹿钟麟提出严正抗议，并与其进行交涉。最后，鹿钟麟勉强同意对此事件采取四条处理办法：一、由省府下令解散会道门组织；二、申斥胡和道，令其将收编的会门解散，以后不准再收编会门；三、交还我方人、枪；四、偿卹我伤亡。

然而，事态并没有因此而缓和。不久，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便来到南宫。他同鹿钟麟共同策划反共，结成了所谓“冀鲁联防”，企图与濮阳专员丁树本相配合，限制我党政军在

冀鲁豫地区的发展。

接着，鹿钟麟把早已谋划好的划分河北军分区的方案向我方端了出来。即：

冀东分区，宋××^①任司令；

冀西分区，聂荣臻任司令；

冀南分区，宋任穷任司令；

冀中分区，吕正操任司令；

直南分区，丁树本任司令；

南和、鸡泽及以南各县的冀西区，由张荫梧任司令；

津南分区，由孙良诚任司令。

显然，这是一个要吞并我抗日军民用鲜血换来的抗日根据地的方案。因为大名以北及冀西等地区已是我开辟的根据地，许多区、县都已经过民主选举任命了专员、县长。

对上述方案以及诸如此类的武装、行政等统一问题，这还要顺便说一下。当鹿钟麟主政河北来到冀南以后，我军首先提到，河北抗战工作要从确定整个合作纲领和具体方案入手。鹿也有过这样的准备，但他并无诚心，一直拖延下来。这次突然提出重新划分军分区的方案，目的在于要摆脱我方，强行控制河北的抗日武装力量。

为此，中共北方局代表朱瑞同志在同鹿钟麟谈判时，当即答复道：“现在应遵照原行政区划分军分区。大名以北与冀西决不让步。”

同时，徐向前、宋任穷把这一情况及时向八路军总部作了汇报。朱德、彭德怀总、副总司令等领导同志指示说：“鹿所划各游击区及行政区和所委各分区司令人员均不能承认。因为如此，将破坏河北整个军事行政系统，请你们拒绝。并声明：军事系统的任何变动须请示朱、彭及国防部再商量。”同时还指示说：“估

^①此处原件字迹不清。

计在武汉失守后的情况下，鹿等态度尚有变动。请在一般争取方针下，与鹿商谈各种政策及民运等问题，拖延一时期再说。”

这一时期，在我方同鹿钟麟及其省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也是有教训的。当时，八路军129师和中共冀南区党委为争取鹿抗日，顾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鹿的多次要求，将我刚刚收编的邵北武支队交给省府，被编为河北省保安第一旅。鹿钟麟随即就背信弃义，公然下令取消政治部，并采取釜底抽薪的伎俩，统一集训政治部全体人员。千方百计地排挤和打击邵部中的共产党员，妄图使邵部成为压制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和与我党搞磨擦的工具。后由于鹿钟麟的倒行逆施和错误指挥，把邵部断送在日军手中。此后，129师在《抗战以来的工作总结》中指出：“把一部分武装（邵北武支队）送给鹿钟麟收编，以示‘诚意’，以为这样可以减少磨擦。结果，事实证明，与虎谋皮不会有好结果的。”我党吸取了这次教训，以后对鹿钟麟制造磨擦活动，则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避免了类似事件的发生。

处于国民党河北省政府背后的蒋介石集团，由于台儿庄一战被冲昏的头脑还未清醒，指使鹿钟麟在冀南制造了一系列的反共磨擦。到10月下旬，由于时局急转直下，日军分别攻占了广州、武汉，蒋介石在国共两党问题上被迫采取比较缓和的办法。通知河北省政府承认我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正准备和共产党扩大磨擦的鹿钟麟和一些省府官员们当接到了这个电令以后，则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鹿钟麟转弯子，朱瑞同志再次同他进行了会谈。表示我方愿意协助他扩充及整理内务，并由行政主任公署负责建立统筹支付及供给制度，帮助他解决衣食困难。但是省府的一切政令，应通过行政主任公署执行。对于朱瑞同志提出的建议，鹿钟麟无奈，只好勉强同意了。

鹿钟麟的同意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却把冀南行政主任

公署，看作是他在河北施展身手的一大障碍，必欲拔掉而后快。事后，他写信给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人，试图通过他们来影响蒋介石，提议取消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同时，鹿钟麟又电请程潜，调孙殿英等部进入豫北，企图对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以武力相威胁。

鹿钟麟加紧进行反共活动的这一情报，很快被我党组织获得。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同志对冀南党政军领导人立即作了如下指示：“应坚持行政主任公署，……向鹿极力解释目前形势之严重，在广州失守、武汉不保，敌人已开始肃清华北计划的状况下，各方只有依靠已得成绩，加紧工作支持难局，否则只有失败；主任公署及军区均应与鹿建立密切关系，请鹿指示方针。并应表示凡有利于抗战的工作莫不努力完成。武汉失守后形势变化，我有更大可能促鹿觉悟，取得亲密合作。届时，当对鹿作让步。朱、彭归来后与鹿谈判。”

我冀南党政军领导同志按照这一精神，作了不少工作，都未能使鹿钟麟回心转意。他仍旧坚持顽固立场，继续与我制造新的磨擦。首先，鹿钟麟向国民党中央保荐驻在鲁南的石友三为河北游击司令，企图以石友三牵制河北与我对立。接着，鹿钟麟亲自出面，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撤换抗日政府县长。一是宣布撤消束鹿县长王耕同志的职务。徐向前、宋任穷、杨秀峰和刘志坚等同志对此采取了坚决的措施。他们指示王耕同志拒绝辞去束鹿县长职务；组织束鹿县的广大群众开展拥护王耕县长的运动。并派出一个营进驻束鹿县城，以支持县政权。二是，鹿钟麟无理向我党提出要求，要撤换南宮县长赵鼎新同志的职务。其“罪名”是什么呢？说赵以南宮县游击大队长的名义，在写给他的一份工作报告中，写到“鹿主席”三个字时没有抬头（即另起一行），显然是对他不尊敬。还说赵在参加他召开的纪念“双十节”会议时迟到了。其实，赵并没有迟到。对此，我党以理拒绝。拖了一段

时间后，鹿钟麟仍促我方撤赵的职务，但降低了条件，说继任县长可由我方委派。为了照顾鹿钟麟的面子，争取团结其联合抗日，经过双方交涉，在说明赵的调动是我党的调动，是辞职而不是撤职的前提下，于十一月间，赵鼎新同志以“身体不好”为由，向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提出辞职。随后，行政主任公署派共产党员肖一舟接任了南宫抗日政府县长职务。

鹿钟麟非法撤换抗日县长的阴谋遭到破产以后，并不甘心失败，进而想采取武力方式打开缺口。当时，鹿钟麟及其省府为完成“冀鲁联防”计划，打通河北与山东的联系，就必须控制住枣强县。为此，开始操纵以吉利、王均为中心的“白吉会”万余人，进攻枣强县城，提出“撤换县长，赶走八路”的反动口号。由于我东进纵队独立团首先控制了城内的制高点，打死白吉会十余人，敌人进攻失败了。但独立团、县委会、抗日政府和各群众团体，却被困在城内，吃喝都发生了危机。

11月7日，国民党河北游击总司令部所辖之津浦纵队赵云祥部千余人，进占了枣强县城西关，在城门楼上架起机枪，瞄准了我党政群机关驻地。这时，一部分顽固势力的文职人员趁机到处刷写“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切统一于国民党”等反动标语。

在这杀气腾腾、战斗一触即发之时，我王均区战委会主任李善民同志，冒着生命危险赶到南宫汇报了这一情况。中共冀南区党委马上决定让民运部长张策和青年纵队政委李聚奎同志为正副代表，率骑兵团、青年纵队三团前往。与此同时，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通知国民党河北省政府速派代表，共同解决赵云祥进犯枣强所引起的磨擦问题。鹿钟麟开始态度十分暧昧，拒绝答复，妄图使赵云祥的进攻成为事实。后知我去援军，才急速派邵鸿基为代表进行谈判。

谈判之中，张策同志郑重指出：“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应遵守与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南宫达成的协议，以团结抗日为重，立即责成赵云祥部撤走；并负责查处以国民党河北省建国学院名义出现的工作队在枣强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活动。”邵鸿基态度蛮横，公然叫嚣国民党河北省政府的所谓“正统、合法，理应接管枣强县政权”等，使谈判陷于僵局。直至第二天，我军被迫采取行动，号称万余人的白吉会，不到半天时间就土崩瓦解了。进犯枣强的赵云祥部怕被歼灭，连夜逃走。邵鸿基也溜之大吉。

枣强事件的平息，彻底粉碎了鹿钟麟用武力撤换抗日县长的阴谋。但更重要的是粉碎了鹿及省府妄图以冀南为中心，抢占枣强，打通与山东国民党顽固派的联系，切断八路军冀南军区与冀鲁边根据地交通的阴谋。当时，群众说得好：“打了白吉会，吓跑赵云祥，痛死鹿钟麟。”

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鹿钟麟等一再向我方节节进逼，显系不愿与共产党、八路军合作。129师领导同志认真分析了这一局势的严重性，认为我方对顽固派的斗争不能手软，应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坚决地回击。为此，调动部队进驻南宫，站稳主人地位，保护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正常工作，并作正当防卫的准备。同时，采取了调冀豫支队策应等一系列防范措施。

争夺与反争夺

在国民党顽固派无端制造磨擦之时，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对国民党战场的进攻，将其主力转向解放区战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38年11月初，回师华北的日军出动了第三混成旅团及一一四旅团各一部，共三千七百多人，对我冀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全面进攻。

当时，南宫县数万名群众在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领导下，为阻止日军进攻，正在拆城破路。直至11月17日晚，日军占领南宫县

城，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以及其他机关，为避开日军的正面进攻，减少不必要的损失，随我部队转移到广宗一带。

12月3日，冀鲁豫区委宣传部在《保卫冀南宣传大纲》中说明了为什么退出南宫：

(1) 南宫是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敌人用了极大的力量来进攻我们，单纯的固守南宫城是不利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

(2) 敌人集中了较大的兵力来向我们猛攻，我们如果不顾一切的和敌人乱拼是不应该的。

(3) 最重要的是我们为了坚持抗战，从持久抗战中来消耗敌人，发展自己。在冀南，我们是要用游击战、运动战来打击消灭敌人，粉碎敌人进攻。因此，为了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来寻找时机打击消灭敌人。在官亭、牛家桥一带打击了敌人之后，有计划的自动退出南宫城，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

日军占领南宫县城七、八天后，由于沿途遭我打击，已疲惫不堪，再加上我部队夜袭伏击，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南宫，向宁晋、高邑一带逃窜。鹿钟麟等随后进城，并趁此机会，发起了对我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进攻。

11月27日，鹿钟麟以“不知去向”为借口宣布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并张贴布告公布于众，通令各县府立即向省府报告工作。同时，他们还大肆宣传“八路军未放一枪就放弃南宫”，“省府如何抵抗日军”，“赵云祥如何应战”等等。

事实是怎样的呢？我军从11月15日开始反扫荡作战，到30日止，历时16天，进行大小战斗共二十八次。敌人被我杀伤在六百人以上，其中击毙了高邑县伪保安队长，击毁敌汽车十八辆，缴获了许多枪支、战马和军用品。我军阵亡营、连、排级干部和政治指导员四十四名，总共伤亡人数五百九十八人。可省府属下的河北游击总司令部所辖之津浦纵队赵云祥部，在日军“扫荡”之际，非但不去抵御日军，反而于11月19日将我新河工作队、战委

会、基干队在新河城东的仁让里村包围缴械。

新河事件发生以后，刘伯承师长非常气愤地说：“我们对鹿钟麟让步让得太多了，再让下去，他会认为我们软弱可欺。这一次先不还手，给他拍一封态度强硬的电报，警告他一下。”11月26日，刘师长拍去的电报内容如下：

“迭据敝师徐副师长向前电称：敝师正与南宫之敌作战时，赵云祥部竟乘此机将敝师在新河组织之救亡团体及基干队解除武装，并拘捕其人员等语。当此日敌进攻南宫之际，凡我军民应当团结御侮，不竟赵部竟如此违背民族利益，给抗战以困难。特恳主席令赵部速发还此项人枪，恢复救亡团体，并保证此后不再有此类事项发生，以利抗战。如赵万一不听主席命令时，则请电复，以便敝师采取正当自卫之手段，临电不胜待令之至。”

鹿钟麟于11月30日给徐向前同志回电云：

“……查本月19日午后三时左右，忽闻新河附近有步枪声响，当由电话询问石县长，据云是新河战委会自相冲突等语。旋据孙总指挥良诚转据胡司令金波报称，该部奉命19日移驻仁让里之际，忽有该村类似自卫队三十余人互相火并。彼因正值我军围攻南宫万分吃紧之际，何能容许彼等在后方私斗，动摇军心？当时情迫事急，不得已乃从速将该部武装解除引友，暂存职部等情，前来当已令其交还原部，以该部调回南宫，故荏苒多日犹未了此手续。兹该部业已复员，除令其即日将存枪送交本部外，幽希转饬陈司令就近派员至本部点收为荷。总之新河事件之处置希念敌伪当前，万勿轻信传闻而存芥蒂。……”

该电颠倒是非，反诬我新河工作队“动摇军心”。但又不得不承认部下劫枪，并表示发还。我军相忍为国，也就不再同鹿计较了。

上述事实可以充分说明，鹿钟麟等散布我军谣言纯属捏造，其目的在于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但这事关冀南乃至河北抗战